

乡村振兴背景下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以安徽省为例

陈芮僮

安徽师范大学

DOI:10.12238/ej.v5i4.983

[摘要] 运用普惠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并且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快速发展,可以基于多元化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当地就业发展。本文基于2014—2018年安徽省各县际面板数据,参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实证证据来进一步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利用普惠金融有较好效果,旨在为安徽省农业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对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普惠金融;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Ruitong Che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se of inclusive finan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promot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n can drives local employment development based on a diversified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nter-county panel data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18,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and us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the use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has a good effect. Providing valuable advice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certain inspiration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boos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clusive financ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引言

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农业种植面积广,农村人口多,农村产业化水平较低。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在2016年出台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该建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和农村繁荣,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相结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农村发展新格局、城乡一体化。

在此环境下,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普惠金融是否对安徽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影响,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帮助乡村继续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于此,本文在研究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后,利用2014—2018年安徽省61个县际面板数据,参考农村普惠金融指标,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

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tata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对助推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 文献综述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靳晓婷和惠宁,2019)^[1]。陈赞章(2019)^[2]指出,农村产业化融合需要以“三农”为基础,以新平台、新技术、新模式,合理进行资源的配置,从而使得农村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随着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态势出现、新型产业持续产生,产业链条不断延展,农业功能日益凸显(杨建利,2017)^[3],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产业融合相辅相成,农村产业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并且在最终解决“三农”问题起着巨大作用,乡村振兴同时也带动农村产

业的发展。(陈赞章, 2019)^[2]。

当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张林和张雯卿, 2021)^[4]。参与农村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农民大多处于创业初期,尚存在前期资金不足,投资项目较为稚嫩,资金回笼时期较慢,长期存在融资渠道难,融资成本高,融资周期慢等诸多问题,时刻制约着农村产业化融合发展的进程。此时,为了帮助农民、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等群体承担相应的金融成本,普惠金融孕育而生,使他们能够充分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所以,普惠金融也理应成为了支持农村产业融合重要基石(王修华、何梦和关键, 2014)^[5](张林和冉光和, 2018)^[6]。从普惠金融的内涵上来说,它就包涵着“惠及所有群体”的价值意义。普惠金融最初的含义是“建立一个惠及所有群体的金融服务体系”(Leeladhar, 2006; Bebczuk, 2008)^[7]。

现有的研究指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地区经济水平提高。黄良杰(2018)^[9]认为,普惠金融兴起和发展是为了对冲金融排斥作用,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发展,加强了集体经济的建设。李建军和彭俞超(2020)^[10]认为,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张林和张雯卿(2021)^[11]指出,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密不可分,推动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协调,进一步才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然而,目前的大多数学者都在研究农村产业融合与普惠金融的相互作用(张林和张雯卿, 2021; 陈池波和贾澎, 2011等)^[12],对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缺少经验证据的支持,从某种方面上来说较为缺少农村产业融合共同发展与普惠金融的理论基础。于是,本论文从这两者关系入手,利用安徽省县级面板数据,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研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如何促进农村产业融合迅速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4—2018年61个安徽省县/县级市/区组成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表1展示了用5项具体指标来测度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主要来自《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中经网、CSMAR数据库以及部分年报公报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准确性,样本数据选取的是年度指标,时间跨度为2014—2018年。

2.2 变量定义

表1 农村一二三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代码	性质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产业链延伸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值	Y ₁	正向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主要经济农作物总值	Y ₂	正向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Y ₃	正向
	农民就业与增收	人均可支配收入	Y ₄	正向
	利益联结机制完善	村民委员会与农村人口之比	Y ₅	正向

2.2.1被解释变量:农村产业一二三产业化融合水平(Integration)与多种因素相互关联,无法用单一因素进行衡量。鉴于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指标,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见表1)。

对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取的方法是熵值法,相比于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具有更强的客观性,根据熵值法来确定指标权重。

2.2.2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DigFinance)。本文参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中数据,具体指标参见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该数据包括中国2800个县的普惠金融指数。本文采用其中安徽省县级层面数据,即基于安徽省61个县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解释变量。

2.2.3控制变量: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并通过参考相关文献,我们将控制变量设置为以下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生产总值是通常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PIR):指农村居民家庭全年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GBE):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县际对预算收入进行规划、分配和使用,从而能很好为产业融合提供条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ES):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反应了地区工业化水平。

2.2.4模型设定

我们在构建模型的时候,选择个体和时间的双固定效应模型,以更好地反映个体特征,同时保证参数估计的一致性。根据样本数据特征,本文选取面板模型,进而通过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探索农村产业融合与普惠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

$$Integration_{it} = \alpha_i + \beta_1 DigFinance_{it} + \gamma \sum Control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Integration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 DigFinance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i表示61个样本县(市); t为年份; α_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λ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以安徽省61个县级2014—2018年的各项指标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本文选用stata15.0来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并得出最终的测度结果。最终,我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Integration_{it} = \alpha_i + \beta_1 DigFinance_{it} + \gamma \sum Control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为探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受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我们进行了面板回归,考虑了时间固定效应又考虑了个体固

定效应,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两者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安徽省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受到普惠金融发展的促进。2014—2018年的普惠金融指数的t值较大,对农村产业化融合有显著影响。同时,控制变量对农村产业融合没有较为显著的作用。F=145.61,回归总体很显著,增加控制变量前和增加控制变量后都能很好的反应模型,普惠金融有较强的解释性。可决系数为R=0.9511,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优度很好。再根据t检验值普惠金融的绝对值较大,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效果就越好。因此,国家大力发展县域的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积极显著的现实价值。

表2 农村产业化融合与普惠金融的回归结果

变量	Integration	Integration
DigFinance	0.093761**(2.29)	0.108163**(2.59)
GDP		0.177650 (1.29)
PIR		0.967611 (1.22)
GBE		0.183508 (1.56)
ES		0.000009 (0.34)
Cons	0.454133*** (18.85)	0.3127 (0.34)
Year	YES	YES
County	YES	YES
N	305	276
F	135.12	145.61
Adj. R ²	0.9464	0.9511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安徽省2014—2018年安徽省县级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利用普惠金融来发展农村产业融合的效果正在日益显著,普惠金融对其有较大影响,仍存在上升空间,需要提升普惠金融的品质,从而带动农村产业融合逐步发展。由此提出以下意见:

(1) 加快与农村产业融合所适应的普惠金融建设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在传统观念里,金融对于收入水平低、在穷苦地区的人们来说是很陌生的概念,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接受顾客的范围大、金融交易成本低、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业务流程简单等优势,使农村能够同样享受到金融服务。因此,政府应大力宣传并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加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让普惠金融更加普惠。在改善科技创新环境、明确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背景下,政府需要引导和鼓励新型农村企业实施创

新,提高生产效率,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

(2) 建立健全农村产业融合与普惠金融发展协调机制。只有金融部门、科技手段、政府职能部门的参与与配合,才能确保农村产业与普惠金融支出的协同发展,打破普惠金融支持的体制、技术、资源瓶颈。一方面,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要与农业科研院所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利用区域优势,选择培育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新型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并注重相关资金的供给。二是推动金融机构、技术公司、政府部门协同创新,突破农村产业融合对应的项目瓶颈。三是完善三方承办制度。政府、金融机构和农业经营主体三方要共担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增强普惠金融的优势性和可持续性。

[课题]

(本文由安徽师范大学创新创业项目赞助,项目名称:乡村振兴背景下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安徽省为例,项目编号:202110370186)。

[参考文献]

- [1] 靳晓婷,惠宁.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产业融合动因及效应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19,(07):68-74.
- [2] 陈赞章.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府推进模式研究[J].理论探讨,2019,(03):119-124.
- [3] 杨建利,邢娇阳.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09):72-78.
- [4] 张林,张雯卿.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进[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02):2-11.
- [5] 王修华,何梦,关键.金融包容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4,(11):115-129.
- [6] 张林,冉光和.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区域异质性[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09):41-52.
- [7] Beck, T. Demircuc-Kunt, A. and R. Levine, 2004, "Financ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ross-Country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8] 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5, 20(3): 312-341.
- [9] 黄良杰.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促进乡村集体经济振兴:叶县观察[J].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18,31(01):7-10.
- [10] 李建军,彭俞超,马思超.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20,631(04):37-52.
- [11] 张林,张雯卿.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进[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02):2-11.
- [12] 陈池波,贾澎,张攀峰.农业产业化水平与农村金融供给的关系研究——以河南省为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50(02):26-28.

作者简介:

陈芮僮(2001--),男,汉族,湖北宜昌人,本科,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普惠金融。